



「淮北一路繁花」系列报道之十四

# 槐漾琼花

# 满城浮香

■记者 徐志勤

紫蝶振翅，满枝芬芳。谷雨刚过，仿佛一声令下，立交桥下那数百株紫花槐，一夜之间，悄然盛开。

抬头望去，一簇簇花穗垂挂如帘，淡雅的香气丝丝缕缕地弥漫开来。闭上眼睛，仿佛能听见花与叶的私语——风一过，便漾起一阵细碎的浪，轻柔，却足以拨动心弦。

阳光穿过枝叶的缝隙，洒在蝶形花瓣上，或浓或淡，如诗如染。每一朵花都轻盈而飘逸，像是生命精心雕琢的细节，彼此簇拥着，在风中摇曳出无声的旋律。时间，在这一刻被拉长。心跳，与花瓣同频。

“我是第一次见到紫色的槐花，简直太美了。”4月27日上午，61岁的马先生举着手机，定格下这片紫色的浪漫。

他笑着说，是听朋友说起这片紫槐，特意驾车赶来。“白槐花我也喜欢，总让我想起九十岁老母亲年轻时的笑颜。而这紫槐花，让我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好。这两天，我就要带母亲也来看看。”

紫花槐，其实是国槐的变种，属观赏树种。它的看点，正在于那羽状复叶下盛开的紫色蝶形花——花色艳丽，树形苍劲。同时，它也是生态卫士，耐旱耐湿，默默守护着这座城市的绿意与生机。

“近年来，我市持续强化城市园林绿化建设，努力打造‘城在林中、林在城中’的画卷，让生态与建筑、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，不断提升城区的景观颜值。”市园林处绿化管理所副所长周梦军如是说。他也特别提醒：紫花槐主要供观赏，不建议食用其花朵，以免引起身体不适。

“槐林五月漾琼花，郁郁芬芳醉万家。春水碧波飘落处，浮香一路到天涯。”五月已至，相山公园里的五六百株

天然刺槐，也迎来了属于它们的盛放时节。

步入园区，清甜淡雅的槐花香气随风弥漫——不浓，不烈，却恰到好处地沁入心脾。

那一株株高达二十余米的刺槐，浓密的树冠里，槐花开得肆意而烂漫。翠绿的槐叶层层舒展，托举着串串素白的花朵，如落雪，似堆云，轻盈又梦幻。

风过林间，槐花如浪潮般轻轻起伏，将整片山林晕染成一幅清新治愈的自然画卷。

沿着人工湖拾级而上，漫步将军亭附近的山间小道，鼻尖萦绕着悠悠花香，耳畔是枝叶轻响。洁白的花瓣与嫩绿的枝叶相互交织，在蓝天与青山的映衬下，勾勒出独属于山野的诗意。

槐香满城。在动物园附近，养蜂人也开始了“追花逐蜜”的忙碌。对他们而言，花在哪里，便奔向哪里；蜜蜂在哪里，家就在哪里。

“槐花蜜有种特有的清甜，很受市场欢迎。”养蜂人周峰小心翼翼地检查着一个个蜂箱——搬蜂巢、割蜡盖、摇蜂蜜，忙个不停。“我几乎每年这个季节都赶来淮北。相山公园里的刺槐都是天然生长的，最少也有几十年树龄。它们长得高大，花朵大而密，花香也格外浓郁，是采集槐花蜜最好的花材。”

槐花，从来不只是城市的风景。在更远的乡间，它是一代代人的故乡记忆。

想起儿时的乡村，老屋前后的老槐树，一到暮春，满树繁花如雪。乡间的孩子，还会踮起脚尖，把花苞直接塞进嘴里，清甜微涩，是春天最朴素的馈赠。

那时的槐花，开在炊烟升起的地方，开在母亲唤你回家的黄昏里，开在回不去的旧时光中。

如今，城里的紫槐、山间的白槐，一年一度地开着。花色不同，香气各异，却都承载着同一份对春天的眷恋。

槐花无言，却记得每一个凝望它的人。

城市的绿色在生长，乡愁在花开中安放。当生态与人文相融，当建筑与自然相拥，那一树树槐花，便不再只是植物学意义上的国槐变种或刺槐品种，而是春天写给大地的诗行，是城市与乡村共同的信物，更是每一位行人，心底那一缕挥之不去、绵长悠远的芬芳。

繁花满枝，游人赴约；阳光正好，浮香满城。



■策划 朱斌 摄影 记者 冯树风 实习生 谢志扬

